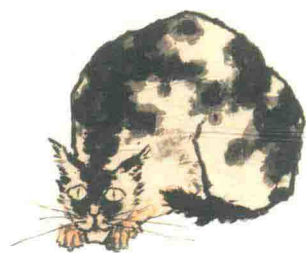


细读潘天寿

◇ 周飞强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7 年中国美术学院

重点高校建设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细读潘天寿

周飞强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读潘天寿 / 周飞强著.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94-1970-8

I. ①细… II. ①周… III. ①潘天寿(1897-1971) —
绘画研究-文集 IV. ①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1924号

细读潘天寿

XIDU PANTIANSYOU

著 者: 周飞强

出 版 人: 陈 明

终 审: 冯 波

责任编辑: 潘海清

责任校对: 李桂云 刘 丽

装帧设计: 陈 欢

排版制作: 李 冰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530023)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9.25

书 号: ISBN 978-7-5494-1970-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大概最终都只能归结于机缘，1998年考入杭大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2002年变成浙大文凭毕业仍找不到好工作的我，因了爱好写毛笔字的大哥的些许影响，尝试着投考中国美院卢炘老师美术馆学方向的研究生，并竟然幸而考上了。来了我才知道，这所美院是氤氲着如此浓郁潘天寿氛围的著名高校，而卢老师则是学校内潘天寿纪念馆的馆长；自然而然地，“潘天寿”三个字便与我有了一份牵连，多了几分亲近感。当时尚未觉得，现在想来这种遇见真算得上是三生有幸！

尽管彼时是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一张白纸，但甫一开口所喝的奶就是潘天寿这样一座现代的传统艺术高峰，于我学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潘先生素来强调“高峰意识”，认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道理，对我自然也有不小影响。当然，坦白说，对潘天寿艺术的理解在我身上历经了很长的时间，即便到现在恐怕也未必能得识其一二，但我总可说对于“潘天寿”，十余年来渐渐叠加与累积了一份特别厚重而深沉的情感。

记得硕士在读的三年，因为穷，我也没其他本事，就在卢老师的热心安排下，在潘天寿纪念馆干活挣点生活费；不光干打扫、拖地、擦桌子、刷厕所等体力活，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偏脑力的劳动，比如打字、挂画、学装裱、听研讨会、参与办画展。这样，对潘天寿渐渐真正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对潘天寿纪念馆更是有了如家一般的感觉；而最喜欢的事则是静静地坐在纪念馆展厅欣赏一件一件潘天寿原作，仿佛是在和先生静静地单独对晤，何其幸福！如此进而在卢老师手把手地指点下，尝试写一点有关潘天寿的研究文字，《图式的精神性——略论潘天寿的艺术品格》即是最初的一篇。尽管没有新材料，亦无新创

见，仅仅算是一篇粗粗的学习作业，但2004年能于《中国书画》刊印出来，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硕士毕业的论文，我最终也选取潘天寿纪念馆为对象，从实体的建筑 and 理论的博物馆哲学两个层面，粗浅分析了这样一座国内运作堪称最为成功的名家纪念馆。毕竟，我记着自己的专业方向，是一般人们感觉中偏重管理操作意味的美术馆研究；而事实上，其所归属的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相关研究，在西方历经百余年已经发展得非常系统化、理论化了。但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自己没什么学识，干脆就写点实用的东西，看看能否让国内以后造同类小型纪念馆的人少走弯路，提供点经验参考。

当然我也清楚藏品研究本就是美术馆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专业角度上，抑或是个人情感上，我都应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潘天寿艺术，这也是美术馆学研究的内核。然而，我把潘天寿研究看得太难了。一方面自知愚钝，而潘天寿书画的妙处并没有那么容易领悟，其画史论著、画谈随笔、研究文章又庞杂精深，所写绝句律诗更是如张宗祥所论“其古体全似昌黎、玉川”，其近体则如“倪诗稜峭险拔，意出人表”，座座都是非常难以攀登的学术高峰。另一方面则真是感觉关于潘天寿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光潘天寿传记就有不下四五种，《潘天寿研究》（一）、（二），《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家研究》，《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年》正续编，《20世纪中国画》，《潘天寿与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等研究文集，中外学者和潘老师友学生们几乎把该说的都说了；另外还有各种研究者发表于各级刊物上的大量研究文章，及《潘天寿书画集》，《潘天寿全集》，潘公凯的《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严善錞、黄专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潘天寿》等画集专著。以至于很

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自己只应该老实地做一个读者，顶多去做点旁的研究。

不过近年来陈永怡老师在潘天寿纪念馆策划的“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潘天寿写生研究展”“潘天寿变体画展”等给了我研究思路上的极大启发，洪再新先生发掘潘天寿民国时期等新材料的研究则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这恰是傅斯年所谓的历史研究上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真正让我明白，像潘天寿这样一口深井，还值得细掘深挖，好好地深入探究，细细品读。这也恰如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潘天寿，我们这代人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此一来，就发现学习和研究路径随即豁然开朗了，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不再毫无意义，它们不光会有自足的研究价值，还能服务于许多学者已有的较为宏观的相关研究结论。这似乎正好与前几年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的所谓“碎片化”理论不谋而合。但是我不懂这些理论，也没有概念先行，而只是老实地读潘天寿的画作，认认真真地耙梳点材料。我想，这点学术取向无疑更多来自万木春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关于《味水轩日记》的博士论文，以及我认为自己听过最精妙绝伦的他的论文答辩词，让我深深觉得微观美术史的研究如此迷人（至今仍记得他在我火烧眉毛，无限困顿的时候，手把手帮我修改硕士论文答辩词；且直言不讳地告知我，潘天寿纪念馆日常组织、管理、运作等近乎《蒙塔尤》作者那般的论述更令他感兴趣，更值得一写。到如今我才慢慢有了更深的领悟，不过却实在无法得其万一）。

于是针对一幅画考订其作者、技法和题跋，就有了《〈吴昌硕八十寿像图〉考》；就几幅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画，写了一篇《潘天寿几幅“新人物画”的图像史》；还发现党报中发表的潘天寿文章和画作，写了《五六十年代党报中

的潘天寿作品》。这些文字写出来或发表以后，便似有人从背后推着一样，让我继续聚焦细节问题写出了一些文章。恰逢去年是潘天寿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各种活动和纪念文章纷至沓来，让我也心生涟漪，有了把它们辑为一集的想法，以聊表我个人对潘天寿先生的一点纪念，也算发一点个人的声音。而事实上，真正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发现了一直认为散佚的潘天寿的《中国画院考》；我想尽早让更多人见到，以有益于今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当然，我自己除了考订一些资料，也针对当下一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我认为说潘天寿的“变体画”不如“同体画”更恰当，而他的“一味霸悍”也不太应该视为主要的艺术风格。

但说实在的，我的这些文字不光细碎且一定是很肤浅的，其中当然更难免有诸多舛误与不当之处。不过，正如潘先生的从艺之路早期虽然亦取法乎上，天分颇高，但仍不免于吴昌硕告诫的“行不由径”，然最终仍以奇崛沉雄之气取胜，形成自家鲜明风格。我想这大概就像极了耶稣所谓的要走窄门：“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对潘先生的学习和领悟之道，对我自己而言，亦复如是。

潘天寿是一位近乎迂阔的老老实实的文人画家，他固然很杰出，但却同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凡人。我们只有真切地还原他，才能真正地靠近他，并尝试着去理解他。而我自知只是学校里一个没读过几本书，没什么识见的图书馆小职员，掌控不住那些宏大叙事，便更感兴趣先生那种浓烈地为艺术献身的出世情怀，也更想知道他究竟存世有多少作品，为什么画那么些几乎相同的作品，以及对毛笔、指头、纸张等材料产生肌理效果重视的缘由，还有他跋语里四季开候的各种花卉。

我认为潘天寿的每幅画都值得细细品读，作欧美艺术史学者提出的图像学层面的分析和探究，事实上这好像还少有人问津。潘天寿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地推进，但细细看却又还远远不够。我想这也是所谓“细读潘天寿”的另一层意思。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全书各篇文章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多少有一些文意上的互补，当然也会有相同内容的重复。早前发表的文章基本保留了原貌，只更正了明显错误的字句；虽然对硕士论文进行了删减改写，但还是会让人觉得篇幅冗长了。这些问题都得向认真的读者致歉；而借此机会更应该认真地感谢每一位点滴帮助过我的人，不一一罗列名字，但我都铭记在心。

最后，关于潘天寿的研究，我想引用马歇尔·弗拉迪在《企鹅人生：马丁·路德·金》的评论：“将一个人神圣化，几乎总是要首先将其掏空。”闻此，总让人不免心有戚戚焉，因而想以此自警且警人。

目 录

- 009 图式的精神性——略论潘天寿的艺术品格
- 021 《吴昌硕八十寿像图》考
- 029 潘天寿几幅“新人物画”的图像史
- 042 笔下四季正花开——潘天寿作品款署里的烂漫与文化
- 049 五六十年代党报中的潘天寿作品
- 063 潘天寿的“同体画”
- 073 《雁荡山花》考
- 082 并非“一味霸悍”
- 087 潘天寿散考四题
- 097 潘天寿的几幅早期作品
- 107 潘天寿纪念馆的建筑空间

附录

131 潘天寿 / 中国画院考

145 潘天授 / 唐李真及其不空金刚像

自序

大概最终都只能归结于机缘，1998年考入杭大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2002年变成浙大文凭毕业仍找不到好工作的我，因了爱好写毛笔字的大哥的些许影响，尝试着投考中国美院卢炘老师美术馆学方向的研究生，并竟然幸而考上了。来了我才知道，这所美院是氤氲着如此浓郁潘天寿氛围的著名高校，而卢老师则是学校内潘天寿纪念馆的馆长；自然而然地，“潘天寿”三个字便与我有了一份牵连，多了几分亲近感。当时尚未觉得，现在想来这种遇见真算得上是三生有幸！

尽管彼时是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一张白纸，但甫一开口所喝的奶就是潘天寿这样一座现代的传统艺术高峰，于我学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潘先生素来强调“高峰意识”，认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道理，对我自然也有不小影响。当然，坦白说，对潘天寿艺术的理解在我身上历经了很长的时间，即便到现在恐怕也未必能得识其一二，但我总可说对于“潘天寿”，十余年来渐渐叠加与累积了一份特别厚重而深沉的情感。

记得硕士在读的三年，因为穷，我也没其他本事，就在卢老师的热心安排下，在潘天寿纪念馆干活挣点生活费；不光干打扫、拖地、擦桌子、刷厕所等体力活，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偏脑力的劳动，比如打字、挂画、学装裱、听研讨会、参与办画展。这样，对潘天寿渐渐真正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对潘天寿纪念馆更是有了如家一般的感觉；而最喜欢的事则是静静地坐在纪念馆展厅欣赏一件一件潘天寿原作，仿佛是在和先生静静地单独对晤，何其幸福！如此进而在卢老师手把手地指点下，尝试写一点有关潘天寿的研究文字，《图式的精神性——略论潘天寿的艺术品格》即是最初的一篇。尽管没有新材料，亦无新创

见，仅仅算是一篇粗粗的学习作业，但2004年能于《中国书画》刊印出来，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硕士毕业的论文，我最终也选取潘天寿纪念馆为对象，从实体的建筑和理论的博物馆哲学两个层面，粗浅分析了这样一座国内运作堪称最为成功的名家纪念馆。毕竟，我记着自己的专业方向，是一般人们感觉中偏重管理操作意味的美术馆研究；而事实上，其所归属的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相关研究，在西方历经百余年已经发展得非常系统化、理论化了。但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自己没什么学识，干脆就写点实用的东西，看看能否让国内以后造同类小型纪念馆的人少走弯路，提供点经验参考。

当然我也清楚藏品研究本就是美术馆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专业角度上，抑或是个人情感上，我都应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潘天寿艺术，这也是美术馆学研究的内核。然而，我把潘天寿研究看得太难了。一方面自知愚钝，而潘天寿书画的妙处并没有那么容易领悟，其画史论著、画谈随笔、研究文章又庞杂精深，所写绝句律诗更是如张宗祥所论“其古体全似昌黎、玉川”，其近体则如“倪诗稜峭险拔，意出人表”，座座都是非常难以攀登的学术高峰。另一方面则真是感觉关于潘天寿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光潘天寿传记就有不下四五种，《潘天寿研究》（一）、（二），《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家研究》，《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年》正续编，《20世纪中国画》，《潘天寿与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等研究文集，中外学者和潘老师友学生们几乎把该说的都说了；另外还有各种研究者发表于各级刊物上的大量研究文章，及《潘天寿书画集》，《潘天寿全集》，潘公凯的《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严善錞、黄专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潘天寿》等画集专著。以至于很

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自己只应该老实地做一个读者，顶多去做点旁的研究。

不过近年来陈永怡老师在潘天寿纪念馆策划的“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潘天寿写生研究展”“潘天寿变体画展”等给了我研究思路上的极大启发，洪再新先生发掘潘天寿民国时期等新材料的研究则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这恰是傅斯年所谓的历史研究上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真正让我明白，像潘天寿这样一口深井，还值得细掘深挖，好好地深入探究，细细品读。这也恰如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潘天寿，我们这代人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此一来，就发现学习和研究路径随即豁然开朗了，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不再毫无意义，它们不光会有自足的研究价值，还能服务于许多学者已有的较为宏观的相关研究结论。这似乎正好与前几年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的所谓“碎片化”理论不谋而合。但是我不懂这些理论，也没有概念先行，而只是老实地读潘天寿的画作，认认真真地耙梳点材料。我想，这点学术取向无疑更多来自万木春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关于《味水轩日记》的博士论文，以及我认为自己听过最精妙绝伦的他的论文答辩词，让我深深觉得微观美术史的研究如此迷人（至今仍记得他在我火烧眉毛，无限困顿的时候，手把手帮我修改硕士论文答辩词；且直言不讳地告知我，潘天寿纪念馆日常组织、管理、运作等近乎《蒙塔尤》作者那般的论述更令他感兴趣，更值得一写。到如今我才慢慢有了更深的领悟，不过却实在无法得其万一）。

于是针对一幅画考订其作者、技法和题跋，就有了《〈吴昌硕八十寿像图〉考》；就几幅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画，写了一篇《潘天寿几幅“新人物画”的图像史》；还发现党报中发表的潘天寿文章和画作，写了《五六十年代党报中

的潘天寿作品》。这些文字写出来或发表以后，便似有人从背后推着一样，让我继续聚焦细节问题写出了一些文章。恰逢去年是潘天寿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各种活动和纪念文章纷至沓来，让我也心生涟漪，有了把它们辑为一集的想法，以聊表我个人对潘天寿先生的一点纪念，也算发一点个人的声音。而事实上，真正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发现了一直认为散佚的潘天寿的《中国画院考》；我想尽早让更多人见到，以有益于今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当然，我自己除了考订一些资料，也针对当下一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我认为说潘天寿的“变体画”不如“同体画”更恰当，而他的“一味霸悍”也不太应该视为主要的艺术风格。

但说实在的，我的这些文字不光细碎且一定是很肤浅的，其中当然更难免有诸多舛误与不当之处。不过，正如潘先生的从艺之路早期虽然亦取法乎上，天分颇高，但仍不免于吴昌硕告诫的“行不由径”，然最终仍以奇崛沉雄之气取胜，形成自家鲜明风格。我想这大概就像极了耶稣所谓的要走窄门：“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对潘先生的学习和领悟之道，对我自己而言，亦复如是。

潘天寿是一位近乎迂阔的老老实实的文人画家，他固然很杰出，但却同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凡人。我们只有真切地还原他，才能真正地靠近他，并尝试着去理解他。而我自知只是学校里一个没读过几本书，没什么识见的图书馆小职员，掌控不住那些宏大叙事，便更感兴趣先生那种浓烈地为艺术献身的出世情怀，也更想知道他究竟存世有多少作品，为什么画那么些几乎相同的作品，以及对毛笔、指头、纸张等材料产生肌理效果重视的缘由，还有他跋语里四季开候的各种花卉。

我认为潘天寿的每幅画都值得细细品读，作欧美艺术史学者提出的图像学层面的分析和探究，事实上这好像还少有人问津。潘天寿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地推进，但细细看却又还远远不够。我想这也是所谓“细读潘天寿”的另一层意思。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全书各篇文章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多少有一些文意上的互补，当然也会有相同内容的重复。早前发表的文章基本保留了原貌，只更正了明显错误的字句；虽然对硕士论文进行了删减改写，但还是会让人觉得篇幅冗长了。这些问题都得向认真的读者致歉；而借此机会更应该认真地感谢每一位点滴帮助过我的人，不一一罗列名字，但我都铭记在心。

最后，关于潘天寿的研究，我想引用马歇尔·弗拉迪在《企鹅人生：马丁·路德·金》的评论：“将一个人神圣化，几乎总是要首先将其掏空。”闻此，总让人不免心有戚戚焉，因而想以此自警且警人。

目 录

009	图式的精神性——略论潘天寿的艺术品格
021	《吴昌硕八十寿像图》考
029	潘天寿几幅“新人物画”的图像史
042	笔下四季正花开——潘天寿作品款署里的烂漫与文化
049	五六十年代党报中的潘天寿作品
063	潘天寿的“同体画”
073	《雁荡山花》考
082	并非“一味霸悍”
087	潘天寿散考四题
097	潘天寿的几幅早期作品
107	潘天寿纪念馆的建筑空间

附录

131 潘天寿 / 中国画院考

145 潘天授 / 唐李真及其不空金刚像